

廖敦如

Tun-Ju LI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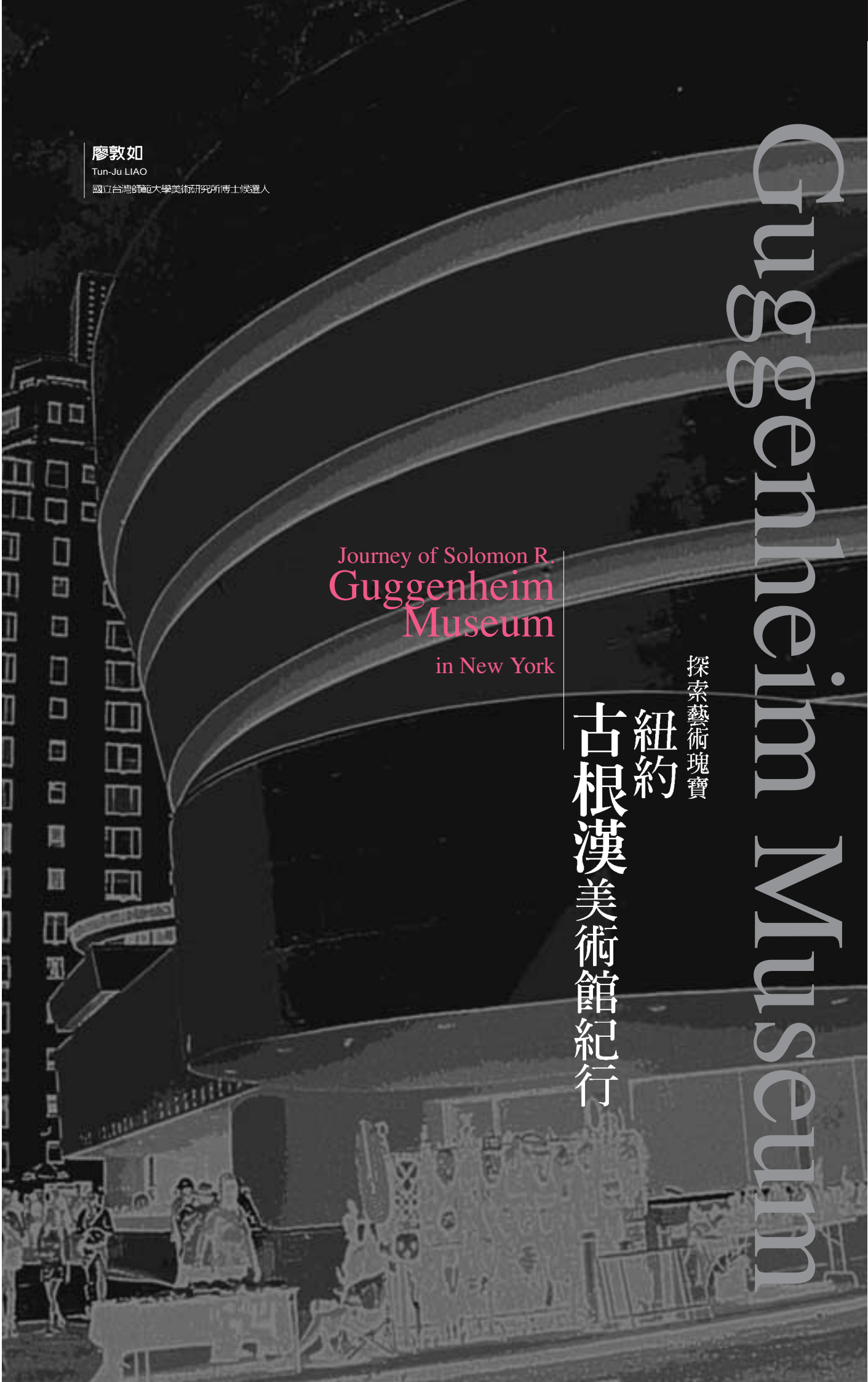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

Journey of Solomon R.
Guggenheim
Museum
in New York

探索藝術瑰寶

紐約
古根漢美術館紀行

Guggenheim Museum



壹 | 前言

趁著暑假走訪了美國華盛頓D.C.的博物館群（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，一般簡稱華盛頓D.C.，以區隔華盛頓州）和紐約市中的數家博物館，從參訪的過程中，著實感受一個國家的興衰與否，與藝術文化的呈顯息息相關；而其中博物館／美術館扮演著窗口的角色，透過這扇窗口，讓參訪者洞見了一個國家多元的文化思維，以及這個國家的文化幼苗，是在何種的環境下，如何地被栽種與培育。

華盛頓D.C.的博物館群，主要是隸屬於史密森機構（Smithsonian Institution）（圖1），史密森機構是一座巨型的國家級研究和教育中心，包含了博物館、實驗室、天文台、田野調查站、科學探險隊、藝術表演中心、出版社等等。該機構旗下含括十六座堪稱世界最大的博物館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館系統，其中有九座是集中在華盛頓D.C.的國家大道（National Mall）上，因此在大道上的兩側，一座座博物館櫛比林立，例如國家畫廊（National Gallery of Art）、太空博物館（Air and Space Museum）、自然史博物館（Natural History Museum）、美國歷史博物館（American History Museum）…等等，面對這樣的景觀，不論在視覺和心靈上，著實有一番震撼。特別的是，這九座博物館都不收門票，而筆者在參觀的過程中，巧遇目前已定居德州的台灣家庭，該家庭的父親與筆者聊起，每逢暑假，他會開著車，風塵僕僕地從德州來到華盛頓D.C.，每天陪著孩子逛不同的博物館，悠游於歷史、自然、科學、藝術等等不同類型的博物館中，而每座博物館如同一本會說話的教科書，一個暑假下來，在精神上總是滿載而歸，也因此他的孩子們都非常喜歡到博物館。透過這位父親經驗的分享，我不禁思考，是什麼魅力讓這個特區，每年湧入了大量的觀眾，除了博物館本身的知名度之外，美國的博物館究竟在教育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，而能教化這麼多不分年紀的觀眾，並且能夠延續博物館利用，而成爲一般大眾終身的學習資源，這個疑惑，終於讓我在古根漢美術館（Solomon R. Guggenheim Museum）「透過藝術學習」（Learning Through Art, 以下簡稱LTA）的教育方案中，找到了答案。

貳 | 紐約藝術大道上的一塊瑰寶－古根漢美術館

古根漢美術館（Solomon R. Guggenheim Museum）（圖2）位於紐約市上東區的第五大道，也就是所謂的「藝術館大道」，知名的大都會博物館（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）（圖3）、惠特尼博物館（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 Art）、紐約現代美術館（Museum of Modern Art）幾乎都鄰近這條路上。而大廈林立的街道上，古根漢美術館白色貝殼狀的建築特別突出，平順、巨大、無裝飾、樸實的螺旋形，由下而上逐一向上和向外延展，在筆直且方正的建築群中，獨樹一幟。



上 圖1 史密森機構的紅色城堡（廖敦如攝）
右 圖2 古根漢美術館外型（廖敦如攝）
下 圖3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（廖敦如攝）





古根漢美術館是建築師萊特(Frank Lloyd Wright, 1867-1959)於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九年間所建造，除了獨特的外觀造型之外，館中的參觀走道亦成螺旋形，採光則以中庭天窗所照射下來的自然光為主，而館中的展示品，則陳列在盤旋而上的坡道或牆面上，讓觀賞者能從各種高度，觀看展場中的一切情景，因而來來往往行進間的參觀人群，似乎都成了作品的一部分。此種參觀動線實非傳統美術館的觀看經驗，卻也呼應出該館的設計，不論在軟體或硬體上，皆跳脫了傳統制式的思維模式。

參 | 古根漢美術館的館校合作方案—LTA

在走訪古根漢美術館之前，從該館的網站中，發現該館有一個「館校合作」(Museum and School Collaboration)的教育方案，對於該方案實施已超過三十四年，且有效地輔助紐約市的公立小學，進行多元藝術的學習，深感好奇，因而事先透過信件的方式，聯繫了教育部門的負責人Lisa M. Gutting，並於走訪古根漢美術館的同時，會見教育部門人員Janine Okmin小姐，以瞭解該方案的實施過程；以下則為該方案的介紹：(本資料整理自古根漢美術館發予參加LTA方案研習的學校教師之「資料袋」(information packet)，資料由Lisa M. Gutting提供)



館員利用康丁斯基的畫作進行集體的創作(廖敦如攝)

一、LTA 的計畫概述

「透過藝術學習」(Learning Through Art, 簡稱LTA) —古根漢美術館兒童計畫 (the Guggenheim Museum Children's Program), 是由Natalie K. Lieberman 女士於一九七〇年所贊助創立。Lieberman 女士因有鑑於當時紐約市公立學校的藝術和音樂課程, 因市府預算遭大量刪減, 遂出資支持此計畫。此計畫是一個獲獎的方案, 目前已有超過三十年的歷史, 並服務超過十三萬七千位紐約市的兒童和家庭; 以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四年的調查為例, 一年中就有十三所紐約公立的學校, 受惠於此方案。此方案強調美術館與學校班級的合作教學, 旨在培養學生發展藝術為基礎 (art-based) 的探究, 因而每個計畫, 都具有發展藝術的概念、經驗媒材的能力和創作技巧的訓練,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陶冶孩童視覺藝術的讀寫能力、批判思考以及人際的溝通。

LTA 方案根植於藝術的延展性和啟發性, 認為透過藝術的探究, 將可以延伸和內化學生的學習; 此方案不但真實傳遞了教學藝術家的創作經驗, 也透過班級教師與館方教育人員的共同合作, 開發出符合學校課程、學生需求的教學內容, 並與美術館中的展示作連結, 利用實際的參訪機會, 與原作面對面; 其教學的具體目標如下:

(一) 學生方面

1. 強調藝術為基礎的探究, 以加深學生的學習。
2. 強調長期且經驗導向的學習, 以陶冶創意和溝通技巧。
3. 強調從藝術作品中互動學習。
4. 強調分析藝術作品的的能力。
5. 強調美術館中的學習, 期許未來能成為美術館資源的利用者。

(二) 學校教師方面

在專業領域上學習新的策略和技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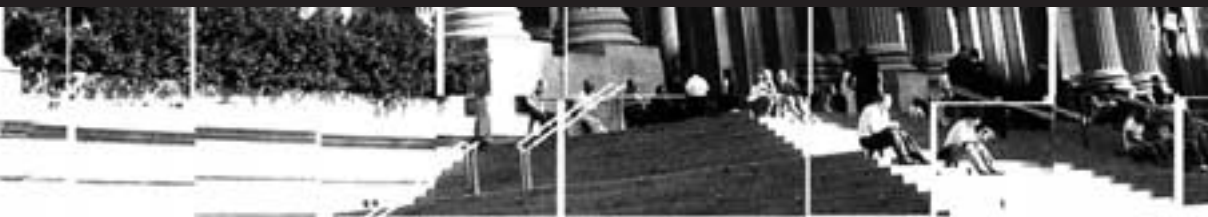
(三) 教學藝術家方面

1. 包括視覺或表演藝術家的教學活動, 每週三堂課。
2. 教學活動分二十週和十週兩種課程, 二十週有三次美術館的參訪, 十週則有二次。
3. 讓每位學生均擁有一份速寫本和日誌, 以記錄上課和學習情景。
4. 協助參與的班級老師, 提昇其專業能力。
5. 協助蒐集學生的作品, 於期末的「A Year With Children」展演活動中展出。
6. 對參與課程的學生, 發與家庭護照, 並邀請家庭於家庭日共同參觀美術館。

二、LTA 的學習模式

(一) 多學科 (multi-disciplinary) 的統整學習

在LTA 的計畫中, 藝術的創作活動往往運用了文字和圖象的元素, 並與詩詞或戲劇寫作相結合, 甚至延伸到文學藝術、移民議題、文化遺產、生態環境、神話故事、集體記憶等等議題的探討, 藝術學習在此被視為統合其他學科領域的學習策略與手段。而這些特別規劃的課程, 將連結紐約市的藝文機構、古根漢美術館的展覽, 以及美術館本身獨特建築的探討, 期許學童能藉此參與文學、音樂、舞蹈、戲劇……等等多元藝術形式的活動。



(二) 合作教學締造雙贏

LTA 課程於學校正式推行之前，古根漢美術館教育人員將會同客座教育專家，為教學藝術家和學校教師辦理研習訓練。館方藉此可以了解學校的學習文化和教學環境，而教師也能經由創作研習和美術館參觀活動，而獲得藝術創作經驗。於研習會後，學校教師可以向合作的藝術家，說明該校欲發展的教學主題和重要觀念，並共同發展出一套適合該校學生的課程計畫。

(三) 藝術機構的資源整合

將藝術學習的範圍，向外延伸至畫廊、美術館和藝術家工作室，始終是LTA計畫重要的一部分，它們能擴充學童對於藝術和文化環境生態的認知，因為對大部分的學童而言，其活動空間大都侷限於生活環境週遭而已。所以LTA計畫，希望透過藝術結合生活的概念，協助兒童親近藝術的機會。

(四) 美術館中成果發表—A Year with Children

每一學年結束前，古根漢美術館會在展覽場舉辦一項名為「A Year with Children」的LTA計畫成果展覽，展出該年度參與計畫的學童作品、錄影紀錄以及表演等等。此展覽有機會讓學生能在美術館中展示他們的作品，並提供具體的例子說明藝術和課程的整合方法；一般而言，展示的內容包括：速寫本、寫作創作、日誌紀錄、服裝、拼貼、壁畫、繪畫、影印、雕塑……等等，每年展出將近二百六十件作品（圖4）。

三、LTA 的工作團隊

LTA 方案的成功，其中工作團隊的合作功不可沒，以下則簡述其團隊和職責：

(一) 教育連絡員（education coordinator）

教育連絡員是介於學校與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者，除了積極的參與教師教學的討論，同時也監督整體課程的進行。其工作項目如下：

1. 安排學校教師、行政人員與教學藝術家的會議。
2. 負責課程的規劃以及執行。
3. 安排藝文機構參觀以及美術館參觀活動。
4. 記錄每週課程。
5. 準備課程所需相關器材。
6. 協助教學藝術家的教學。
7. 策劃期末「A Year with Children」的展覽活動。

(二) 教學藝術家（the teaching artists）

圖 4 「A Year with Children」展出DM 內的孩童作品（古根漢美術館提供）



教學藝術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介於藝術家、美術館與學校之間，他們負責教學，其領域分屬視覺與表演藝術，包括文學、戲劇、設計、媒體、攝影、科技以及建築等等。他們和學校教師、美術館教育人員密切合作，針對學生需求，共同發展課程計畫。LTA 的教學藝術家執行此方案幾乎超過十年，所以在課堂上，每位教學藝術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獨特的創作經驗和哲學思考，與學生分享。其工作項目如下：

1. 與學校教師共同合作設計課程。
2. 在課程開始前，到校觀察學生以及教室學習環境。
3. 尊重每一個班級的學習規定。
4. 針對學生以及教師需求設計課程。
5. 參加各項規劃或檢討會議。
6. 知會學校教師每週教學進度與教學計畫。
7. 為期末「A Year with Children」展覽，收集學生作品。

(三) 學校教師 (the classroom teacher)

學校教師在此過程中，並非旁觀者，而是課程的協助者，他必須主動提供班級的學習訊息給予教學藝術家，例如課程的需求以及學生的興趣，以利課程的設計。其工作項目如下：

1. 需事先參加美術館所舉辦的教師研習營。
2. 與教學藝術家密切合作並規劃出適合的課程。
3. 應積極參與教學課程。
4. 應在課程開始前，完成年度課程規劃表。
5. 必須參加所有校外教學或參觀活動。
6. 若於課程進行中發覺異狀，應立即知會美術館教育連絡員。

四、LTA 的課程規劃準則與步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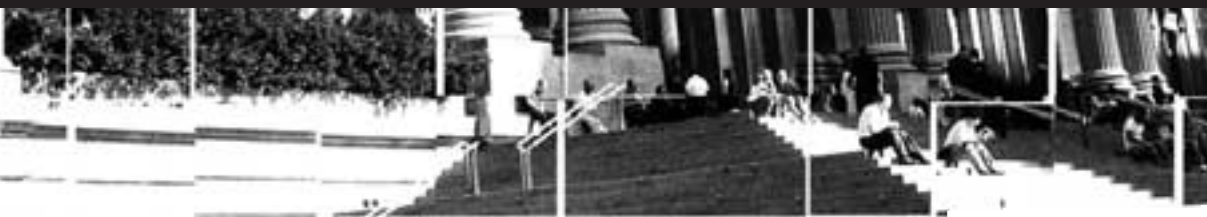
LTA 的規劃乃針對個別學校的需要而量身訂做，課程的進行短則十週，長則二十週，而每一項LTA 計畫合作必須遵循下列準則與步驟：

(一) 課程規劃準則

1. 確立多學科 (multi-disciplinary) 的學習模式。
2. 獨立的課程發展設計並有具體的教學目標。
3. 於計畫開始前，為當地教師和教學藝術家舉辦訓練研習。
4. 藝術和其他學科領域的交流和整合。
5. 針對個別班級，研擬一套教學方法、教學進度、教學材料，以及經費預算。
6. 協助美術館或學校，開發潛在贊助者並促成募款。
7. 利用LTA 計畫的記錄格式和方法，進行教學評量。

(二) 課程發展步驟

這是一個逐步發展的課程設計步驟，主要是提供教學藝術家設計課程時之參考（以下資料整理自「Expectations for a learning through art residency」的計畫，此份資料由古根漢美術館的教育人員Janine Okmin 提供）：



LTA 課程發展的步驟

步驟一 課程開始

每位教學藝術家必須先確定發展主題的「藝術概念」和「基本問題」，而且這些問題焦點，都必須與學校課程相關。

■ 目標

發展學生透過藝術為基礎的探究，並深入了解學生的課程目標。

■ 細節

根據下列問題與班級教師討論：

- 在課程中發展藝術的探究，有哪些議題是最有興趣的？
- 為什麼這個議題的瞭解，對學生而言是有興趣且重要的？
- 什麼樣的「基本問題」(essential questions)使你有興趣？而且這個基本問題有必要讓學生花二十週的時間來探究？
- 就學生而言？什麼是你的課程教學目標？你希望學生能了解什麼？

■ 舉例

在一個個案當中，某位五年級班級教師所鎖定的「課程目標」為「二十世紀美國的歷史和科技」，其「基本問題」為「二十世紀的發明如何衝擊美國的文化？」該班老師認為，此議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切身的問題，因為學生有必要瞭解一百年前的生活和現今有何不同，而其中科技又如何改變和繼續影響我們的生活？所以該班教師希望透過這個計畫，讓學生瞭解二十世紀的發明，以及這些科技產品如何衝擊現代的文化。

步驟二 運用藝術的專門知識

運用教學藝術家專門的知識，選擇適當的藝術媒材，融入課程，並強調透過藝術專家的經驗，來介紹媒材和技法。

■ 目標

- 幫助學生和老師學習有價值的藝術。
- 運用藝術家的專門技巧融入教室的學習。
- 教導學生和老師基礎的藝術技巧和觀念。
- 傳輸學生和老師，藝術是一種思考和問題解決的過程。

■ 細節

- 仔細思考藝術的學習，對學生而言，什麼是最重要的？教學藝術家將帶給學生的觀念是什麼？什麼技法是學生必須學習？什麼媒材需要他們探究？什麼樣的批判思考過程，必須在課程中被強調？
- 詢問班級教師，什麼樣的藝術媒材可以令學生覺得有趣？瞭解學生為什麼喜歡使用？
- 在第一次與班級接觸的時間，去了解學生的能力和興趣，例如班級的規範、教師的教學風格等等。

■ 舉例

藝術的學習如同一個思考和計畫的過程，所以教學藝術家在規劃課程時，必須強調藝術創作的過程，是一個需要不斷思考和改變的過程，必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來修正。延伸上述的個案為例，該班最有興趣的媒材，是隨手可得的廢棄物，因為生活週遭充斥太多的閒置物品，如何有效改造他們，是學生學習的興趣。所以教學藝術家引導他們利用廢棄物，創作一件立體的發明物，並且需要考慮這件發明物未來的實用性。

步驟三 設計藝術計畫

規劃藝術計畫必須結合課程目標和藝術目標，並且與LTA的方針相契合。此過程強調經驗導向的學習，期以培養學生創造、冒險、思考和溝通的技巧。

■ 目標

- LTA的計畫強調課程中的「主題」和「概念」。
- LTA的計畫強調以藝術為基礎的「探究」。

■ 細節

- 透過團體的討論和腦力激盪，陳述計畫的理念。
- 透過清楚的陳述和內容，學生應該明瞭課程目標。
- 課程計畫前，應利用一至二天的時間，瞭解學生的能力和水平。
- 課程計畫前，嘗試各種方法融於計畫中，此舉將有助於瞭解未來的教學困難和解決之道。
- 課程計畫的形式，如同一個指標性的工具，教學可以根據指標逐一完成。

■ 舉例

延伸上述的個案為例，學生將創作二十一世紀的物品，所以他們必須先定義該世紀文化或社會環境的需求，如此方能進行創造。再者，學生將透過班級討論，針對設計的缺失進行改進，並利用週遭的廢棄物品，進行實際創作和發明。最後學生必須呈現他們的發明過程，詮釋該發明物如何影響社會？並創造一個廣告影像，宣傳其發明的產品。

步驟四 運用美術館

選擇真實藝術作品，以連結之前所發展的課程或藝術目標，這包括古根漢美術館中或館外所見到的一切。

■ 目標

- 學生和老師開始瞭解古根漢美術館，並期待美術館中的學習。
- 學生嘗試瞭解和分析藝術作品的步驟。
- 學生和老師將利用藝術原作為學習資源。

■ 細節

- 選擇獨特的藝術品以連結討論的主題。
- 從作品的觀點探究學校內所討論的基本的問題和課程目標。
- 從作品的觀點介紹和分析藝術媒材和創作過程。

■ 舉例

延伸上述的個案為例：

- 該班級在美術館中將實際面對Vuillard的畫作—「Place Vintimille」，從畫作的圖像討論現今的紐約市，並探討什麼樣的發明或科技存在於現今？而什麼是在過去的生活中很重要，而現今卻已消失的？從Vuillard的畫作，可以發現影響人們生活用品的發明嗎？
- 從Gabo的畫作—「Column」，探索藝術家所使用的媒材？是什麼發明和科技激發此件作品的創作靈感？

步驟五 合作

成功的LTA計畫，是教學藝術家和學校教師合作的結果。

■ 目標

- 教學藝術家所發展出的教學計畫，與學校的課程相關連。
- 班級教師提供資訊，給予教學藝術家，以利兩者合作教學。

■ 細節

- 班級教師是活動的參與者，甚於只是課程的管理者。
- 教學藝術家和教師事先共同評論和討論計畫，以達成共識。

■ 舉例

延伸上述的個案為例，老師和教學藝術家必須共同商榷課程內容，並寫出計畫的草稿，最後經腦力激盪，而不斷修正課程內容，最後方能定稿。

步驟六 評量

建立完整的評量，且有一定標準的視覺語彙指標或寫作能力。

■ 目標

- 教學藝術家、班級教師，應該有能力評定學生的學習和過程。

■ 細節

- 針對計畫決定特別的標準。
- 定義什麼是成功、完整而具有特質的作品。

■ 舉例

延伸上述的個案為例，學生至少有兩個明顯的改變，也就是首次設計的產品和最後完成的产品，兩者在功能或形式會有所不同；再者學生可以利用短文描述他們發明的過程。

步驟七 LTA 行政團隊如同一項永續的資源

LTA 的行政人員將持續此方案，並創造高品質的駐校藝術家計畫，服務所有對藝術教育有熱忱的學校。

■ 目標

- 讓班級教師、學校行政人員，長期獲得相關藝術資源的利用。
- 透過不斷地回饋和改變，發展卓越的教學。

■ 細節

- 運用行政團體腦力激盪的方式來提昇課程計畫。
- LTA 行政人員將扮演夥伴的角色，永續地協助學校的需要。

■ 舉例

延伸上述的個案為例，LTA 的團隊建議對藝術教育有興趣的老師、家長，可以運用藝術家 Gabo 和 Vuillard 的作品，來引導和探究有關發明物在生活中的角色，LTA 的團隊並針對此兩張作品，設計鑑賞教學的引導單，提供有興趣者使用。此外LTA 的成員，亦制定一套完整的評量，指導學校如何使用成功的評量計畫。

肆 | 結語—啓示

由上述古根漢美術館所發展的LTA計畫可發現，該計畫成功的原因，起因於私人基金的贊助理念，繼而引發博物館的認同，因而開發出一個結合學校教師、博物館教育人員、教學藝術家，以及學校課程的合作方案；從中不難發現，社會教育的力量甚於學校教育，不論在計畫、執行、成效上，都具有一定的指標，這樣龐大的推動力量，歷經三十多年，培育了不少愛好藝術文化的種子，其中潛在的效應，令人無法估算。而今朝野爭論的台中增設古根漢美術館一案，拋開政治的立場，單就文化的角度思考，這是一個很好的衝擊點，因為在封閉的思維下，可以透過國際化的視野，省思國內的現況，因為一個成功的計畫，絕非少數人所為，勢必與社會環境的認知、文化脈絡的承襲息息相關。藉此筆者亦對LTA方案成功的因素，作了以下分析：

一、私人企業對藝術教育的支持

美國的社會教育非常的蓬勃，許多私人企業機構、商業團體、各類基金會等等，會主動贊助相關藝術教育活動，而古根漢美術館的LTA計畫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；此方案發端之初，是有識之士針對階段性的社會教育環境不滿，而主動提供資金籌劃而成。所以此方案擁有民間團體力量的特性，並整合當代藝術資源轉化為學校教育的屬性，換言之，是社會教育結合學校教育的最佳典範。

二、合作團隊的分工合作

該計畫的合作團隊十分龐大，分別有各自的職掌，但其合作模式有一定的理念、程序和目標，所以不論教學藝術家、學校教師、教育連絡員，在此過程中皆能各盡職守，在既定的準則下，作無限創意的發揮。

三、課程的規劃以學生需求為依歸

該計畫非常強調學生的學習興趣、學校教師對學習主題的認知，因而事先均會透過適當的互動，瞭解孩童和老師的期許，因而此課程並非制式的模式，而是能符合學生的需求，並依各校課程屬性，而訂定一套專屬課程，也因此課程的發展是非常彈性而多元，其合作的模式如圖5。

四、多學科的學習模式

此計畫蘊含統整課程的學習概念，因為該方案除了運用美術館的資源，還會融入社區藝術機構的學習，期許孩童以藝術為主軸發展多元智慧的智能，顯然已延伸了藝術學習的領域。再者該方案強調長時間以藝術為基礎的探究，過程為導向的學習，以及美術館中的實務學習經驗，所以能有效深化學生的學習。

圖5 古根漢美術館發展LTA方案的型態與路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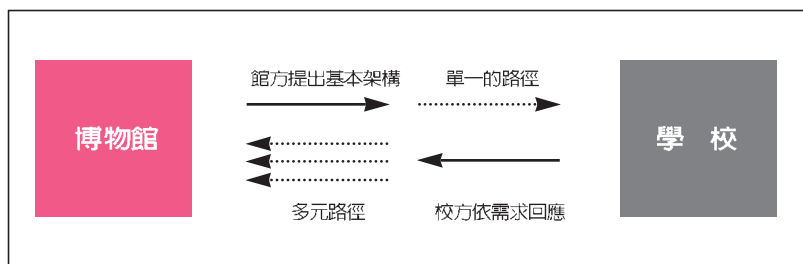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圖6 館員利用布朗庫西的雕塑作品進行教學（廖敦如攝）

在美國，除了古根漢美術館的LTA計畫之外，美術館和學校合作的案例仍非常多，例如蓋迪美術館（the J. Paul Getty Museum）「透過藝術語言」的方案（Language Through Art）、明尼亞波利斯美術館（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，簡稱MIA）「視覺思考策略」的方案（Visual Thinking Strategies）、奧克蘭美術館（Ackland Art Museum）「多元知覺」的方案（Multi-Sensory）…等等，均呈現了美術館資源與學校教育合作的模式。在參訪古根漢美術館的同時，筆者亦參與了館內利用LTA學習方式的親子活動（圖6），透過館方教育者的引導和活動參與，我發現這批孩童竟可以在世界名作前，絲毫不陌生、不畏懼地暢所欲言，並且愉快而自在地利用寫作、速寫、肢體律動、集體創作，來表現他們對藝術品的感受，這種臨場感，對身為藝術教學逾十年的我來說，非常震撼，我們的藝術教學，不就希望營造孩童如此親近藝術的機會嗎？據此筆者做了如下的省思和建議：

一、社會藝術資源應該和學校藝術教育結合

從LTA的經驗，筆者認為社會資源應與學校教育結合，如此才能弱化孩童文化資本的不平等。舉例而言，社經背景較高的孩童，當然有較多機會接觸到博物館、美術館、音樂廳的藝文環境，反之，中下階級的孩童，將礙於家庭背景的關係，則無法有較多的機會接觸藝術。所以LTA的方案結合學校教育，基本而言是將社會的藝術資源普及化，不但弱化了文化資本始點的不平等，而且在孩童幼小的心靈將培養一份對藝術機構的喜愛和期待，這未來將是一股無形的文化動力。

二、國內需要更多企業機構投入文化事業的贊助

美國的社會教育非常普及，令人懷疑的是經費從何處來？的確，沒有資金補助，任何理念皆是空談，但是政府的教育補助，每年有一定的比例，而美術館／博物館皆有經費預算的限制，如何能針對額外的方案，撥出經費呢？在美國這都要歸功於私人企業的贊助，因為有龐大資金作後盾，所以能在藝術機構中設置藝術教育研究部門，聘請專業學者，研發藝術教育課程，因而在人力、物力、財力資源豐沛的狀況下，其教育理念的推展，更優於一般學校教育。反觀台灣業界對於藝術教育的贊助個案卻不多見，遑論LTA這種長期發展的方案；因而在此也呼籲對藝術教育有興趣的企業機構，應該投入資金回饋社會教育，作教育扎根的工作。

三、國內的藝術教師應該具備美術館利用的能力

LTA的成功方案，歸功於教學藝術家、學校教師、美術館教育人員，三者的合作，但三者的關鍵人物則在於「教學藝術家」，因為他必須瞭解學生的需求、學校課程，方能設計與美術館展品的連結。反觀「教學藝術家」的屬性，在國內是否有被成立的可能性，恐怕還有一段努力的過程，但是反思國內的教育現況，誰最適合擔任此角色，當然是學校的老師，但是關鍵在於學校教師是否具備博物館利用的知能，因為從「瞭解博物館」到養成「利用博物館」教學的能力，並非一兩次研習就能獲得。因而筆者認為應於師資培育機構的通識教育中，加入「博物館教育」的科目，方能普遍且有效地提昇一般教師利用博物館和美術館的能力。

四、美術館教育應該主動將教育觸角延伸至學校

LTA的館校合作模式，顯然是一種美術館為主導的模式，換言之，是美術館主動邀請學校共同參與的形式。然而此種模式在台灣是否可行？筆者認為，這是備受期待之事，因為在美國已超過三十多年的LTA計畫，在初實施之際，同樣面臨許多限制和阻礙，但是歷經多次的實施，終於建構一個完整的架構、實施步驟，甚至評量的方案，如今甚至能推廣於其他地區（例如西班牙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亦實施此計畫）。當然西方的模式無法完全的複製，但學生團體是美術館的目標觀眾，美術館若能主動將觸角延伸至學校教育，兩者共同合作教學，勢必能普遍培養喜好美術館的文化尖兵。

作者按—

1. 以上參考資料皆由古根漢美術館教育人員Lisa M. Gutting和Janine Okmin提供。
2. 古根漢美術館中的活動與展品是禁止拍攝，作者在獲得該館館員的准許下，方能拍攝教學過程。☒

參考文獻

- The Guggenheim Museum. (2004). *Student and teacher programs*.
- The Guggenheim Museum. (2003). *The Guggenheim Museum Children's program: Learning through art*. 2000-2001 school year annual newsletter volume 11.
- The Guggenheim Museum. (2003). *Learning through art: Program overview*.
- The Guggenheim Museum. (2003). *Learning through art program description*.
- The Guggenheim Museum. (2003). *Expectations for a learning through art residency*.